

支那撰述

廣弘明集

七之八

庫	文	閣	內
四	三	三	漢
函	三	三	書
二	一〇	三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三	漢
函	三	三	書
五	一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4)
函號	311 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廣弘明集卷第七

辯惑篇第二之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淺草文庫

梁荀濟穎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
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
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

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
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悒快
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
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

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

罔僧深嘗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

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麩牲用替犧粟蘋藻祔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主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壤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

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者戾也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甯方尊姚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按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楚也西戎即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夫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

我剖脇而誕摩耶遂俎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
 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
 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
 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
 信至如璫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
 歿疎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
 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
 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
 欲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
 之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

節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
 道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二羣
 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金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
 不妨無狀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
 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
 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
 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
 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
 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

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為漢地今檢漢者
 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
 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
 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
 此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
 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姪殺便是詐稱
 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
 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
 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
 行姪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

沉於三塗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
 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蟾蜍有拒輪之勇井
 蛙滯坎井之心哉又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
 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降三寶四不經也且
 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
 檀捨為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及正覺之
 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
 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
 獸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

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
 遺如涕唾斯實錄也况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
 唯財唯食誠人微之毒蛇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
 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
 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
 賊臣虐主等稷僕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
 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兇都奄諸髦彥理
 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欲蔬
 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點足可投鼻豺虎矣通人

爲論理則統之去環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
 孔一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偽權實難分唯
 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又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由不貯財
 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
 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
 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
 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
 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
 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

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與供為道而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垂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又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

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謹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者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人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

妄心退悔，慚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又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日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眾，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

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轆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主，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併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

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
 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
 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
 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克
 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
 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
 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便傾儲供寺萬乘擬附
 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侮亦
 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

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
 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
 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
 聞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
 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
 堪蒞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
 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又云陛下以因
 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
 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
 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

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
營功德既垂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
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
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
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
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
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
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
書以潔齋為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
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

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
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
也又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
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為
心墮胎殺子昏姓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
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
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覬
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
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不子綱紀紊

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
 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
 前主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
 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
 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
 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
 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
 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
 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
 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

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
 好仇爾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
 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
 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
 政冒榮圖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
 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
 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
 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
 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偽拼
 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

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于時
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
克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
曰帝主上事昊天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
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
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
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
襯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
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徒之經一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
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
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
贍者止唯一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
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于統以縮之立昭
玄以司之清衆曄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庇
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
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
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
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為僧
 伴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
 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
 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陰益無
 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
 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
 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
 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
 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

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
 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夫實三皇之
 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
 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
 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
 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為寺塔即
 周主是如來用部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推令德
 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克執事求勇略作法
 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

怨紂之聲入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舍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克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垂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博瓦成日為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

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眾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入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為民勸入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帝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

法順則興道弁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王客論小大
 高以理通我不事一家唯事周祖以一家空立其言
 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二
 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
 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史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城寺有才學為宋廬
 陵王所知著均聖論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
 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
 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勰而卓越不羣在

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一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
 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
 迷者分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
 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
 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
 篇上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

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徧
 閭浮道則家居魏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魏邢子木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
 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
 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
 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
 阿得邪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
 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
 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

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
 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蠶
 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秸苟有其誠則蘋
 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稟牛下於祔祭而況鷺山
 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
 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
 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患當衡
 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
 純臣矣奕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
 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
 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
 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
 名墨雖紕繆竒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
 化託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眾我寡悲哉吾
 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許弟槩字
 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
 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
 有下惡以沉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
 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
 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徧海內
 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
 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
 云周祖始位太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
 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
 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始自六宮
 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糜費
 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主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
 糺其糜費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

撰述
非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克初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與下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各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

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克盈不解身用銜繼而詰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為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為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纊全希一旦獲之填匱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乃以為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

已勵裕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
 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
 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
 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
 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
 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
 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
 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
 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徧於國中倉庫殷實不
 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

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
 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
 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
 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
 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况滅於萬何代
 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
 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
 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
 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

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
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
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
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傅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
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
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
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
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
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

撰述

廣弘明錄卷一

卷一

家十

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
變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
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
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
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
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
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四
知李氏道門相結佞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
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欲無為

支那

廣弘明錄卷一

卷一

家十

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徧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

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効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眾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鯨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眾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眾乎斯即自刑無

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誑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千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

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乃非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幸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奕如斯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為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
 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
 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宗族
 滅奕奏狀日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
 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積死者臣聞佛戒僧
 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
 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
 故生違犯濟此是荀餘則鄙罵惡類斯下之言不足聞
 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
 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

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
 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
 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
 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眾為存詞費約
 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
 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
 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又言佛
 法妖偽勅示蕭瑀瑀曰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
 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
 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

為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謂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者諸州寺塔乎竟
 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
 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鐘斯
 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眾又云撞擊佛鐘斯
 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
 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
 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濫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
 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沉滯反本何期

上所列入亦如前評與亡大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
 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
 道士傅仁鈞薛贖善後傅薛俱受官傅鈞先亡贖
 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贖問誰耶曰即傅
 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亡長
 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
 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
 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贖說所夢贖又說
 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歎之贖即送錢付奕

弁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按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即地獄之别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音釋

袷何夾切 禘祭餘灼切 夏禱 杙禱音桃 峗虞為切 三

獍居慶切 纘章忍切 轆郎擊切 覲初覲切 覲初覲切 曄于

盛也徒浪切 宥徒浪切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七卷

江陰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羅仕貴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廣弘明集卷第八

辯惑篇第二之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豐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

從焉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驕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
 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
 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
 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
 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
 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
 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偽惑妖私養師巫
 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
 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

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法
 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
 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
 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是師之
 見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見攝政或見危遂密
 讒於帝是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見結納玄
 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
 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
 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冕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死見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
 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
 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
 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
 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邾大家宰晉國公護權衡
 百揆決通庾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
 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
 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為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

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
 物旗幟並變為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
 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
 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
 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為
 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
 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籙
 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感動帝情
 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

宵行道時既密知名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慄厲莫不誦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舛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

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詐度佛道一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勅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

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
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

二教論十二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
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
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
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
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豐豐慈良然三教
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

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
釋典獸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
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
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
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
生為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
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
席今當為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
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
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

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二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
 神之典與號為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
 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
 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
 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
 流教唯有一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村素墳典之誥
 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家
 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
 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
 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茹屋採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太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

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二代

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

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

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

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

號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

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

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昇沉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
 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
 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
 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云善誘何
 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
 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安
 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
 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
 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

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兔將
 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
 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
 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
 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
 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
 彼螢火若失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

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獄實淵然後左平續鳥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

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垂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

經擴博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為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
 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
 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
 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
 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
 使魏晉為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
 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
 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為三

才之元辨上德則為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
 籥之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
 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
 亡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
 何若昔宓義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文主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
 三聖世歷二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
 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

始大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
 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
 為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此
 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
 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太禮
 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
 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
 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
 德

君為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為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尤教統而
 合之同一儒宗探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
 法參禪商墨出由胡農與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
 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
 二儒教道教豈不姦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
 帝主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
 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
 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教

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
 述非為教源枉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
 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
 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
 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
 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垂中諒為
 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
 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
 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曰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
 以老氏為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
 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
 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
 吾不如老圃入大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
 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
 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

於孔丘乎聖人之
 迹於斯可見也

孔子問樂於襄子
 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誅為下下老
 子者乃無為之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

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
 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
 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
 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
 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詭有下乎漢書之
 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
 為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
 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
 論儒末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

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
 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
 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敬尋雅論寔為未
 允易曰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
 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
 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
 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
 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

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先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夫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

實存存何勤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尸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昇降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狷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

問先生高談壽夫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
効無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
 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渾
 思天元恬高入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
 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
 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
 垂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
 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
 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

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
 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子高推
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云泥
 洄此言無為西稱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
 是佛無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
 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按孟
 子以聖人為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覺翻佛覺有二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
 具此二菩提者按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

義翻為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
 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
 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
 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
 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
 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無二相之為名同實
 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
 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名其然昔
 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

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人乎孔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
 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老子西昇經云
 第一又西昇玄經云吾師化由天竺善入泥洹又
 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今就道書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與自身毒按山海經西方有
 天毒國部景純注
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
 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連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竒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藏瞻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獸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家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編千方無言之言言克入極應實塵砂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

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後為大蛇所喻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眾焉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

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

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旣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

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

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

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

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

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

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鶴

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或含氣釋罪

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

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

或章書代德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

民在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祭竈祠

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識之義

或苦妄度厄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

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

甚邪之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楛楛誦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

服三者符籙禁猷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猷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與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太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一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各言超絕有無

迥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待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嶽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

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繇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 兩經實談為真
三洞誕謬為偽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尤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

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
 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
 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
 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
 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
 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
 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雜符禁化俗怪誕違
 為哀哉吁何乃指蠱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

甘露乎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
 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訣皆稱陽平重
 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
 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微
 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
 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
 說為誦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
 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驚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
 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
 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數
 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
 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
 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

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第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近比至王化而遠期出世

為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佞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

不殺則壽命延長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壽計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窞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

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鈎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信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太哀之洪慈上極天人下及蝼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

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

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貫如雨即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在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十年也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燭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

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雷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舜尤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為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入天乘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

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兇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

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
卽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
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無定司
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
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
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兇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
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
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
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

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
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別屨
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皇后若斯
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
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
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
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
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
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
稻卽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

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
 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
 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
 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
斷見也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
 皆天所為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
 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
 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
 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
 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

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贏博之葬曰骨肉歸
 乎地而神氣不無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
 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
 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
 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
 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楷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冲深非名教所議
 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桎於始
 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

已與嚴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
 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
 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
 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
 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
 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
 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覲欲清心佛法鑽仰
 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
 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
 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

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
 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
 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
 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
 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
 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
 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
 檀度為先標勝宗極以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成虛

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克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恡賜也貨殖求也聚歛由也兇頑而舉世推戴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措紳之表百代慕其

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各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

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
 內冲曠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
 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為總子何惑
 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栢
 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
 之可窄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經之實
 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覲教流東土得
 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
 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

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略略總括九流信佞常談無得
 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騶側雷切 殲將廉切 覘癡廉切 蠹當故切 恂須倫切
 恂溫御也 殲滅也 覘窺視也 蠹壞也 恂須倫切
 恂貌 疊無匪切 疊疊 疊疊 疊疊 疊疊
 言也 搃拾之石切 橐籥橐他各切籥以灼 悝枯回切 噉許
 切也 勸則歷切 喻許及切與吸 殺苦侯切 憚同南
 也 然怪悞 秣秣甲委切不成粟也 仄阻力切仄 略同南
 之辭 盧各切 硌硌石 佞胡改切奇 佞非常也
 堅不相入貌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八卷
 江陰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